



DUZHE

读者



《读者》历年最受欢迎文章荟萃

读者杂志社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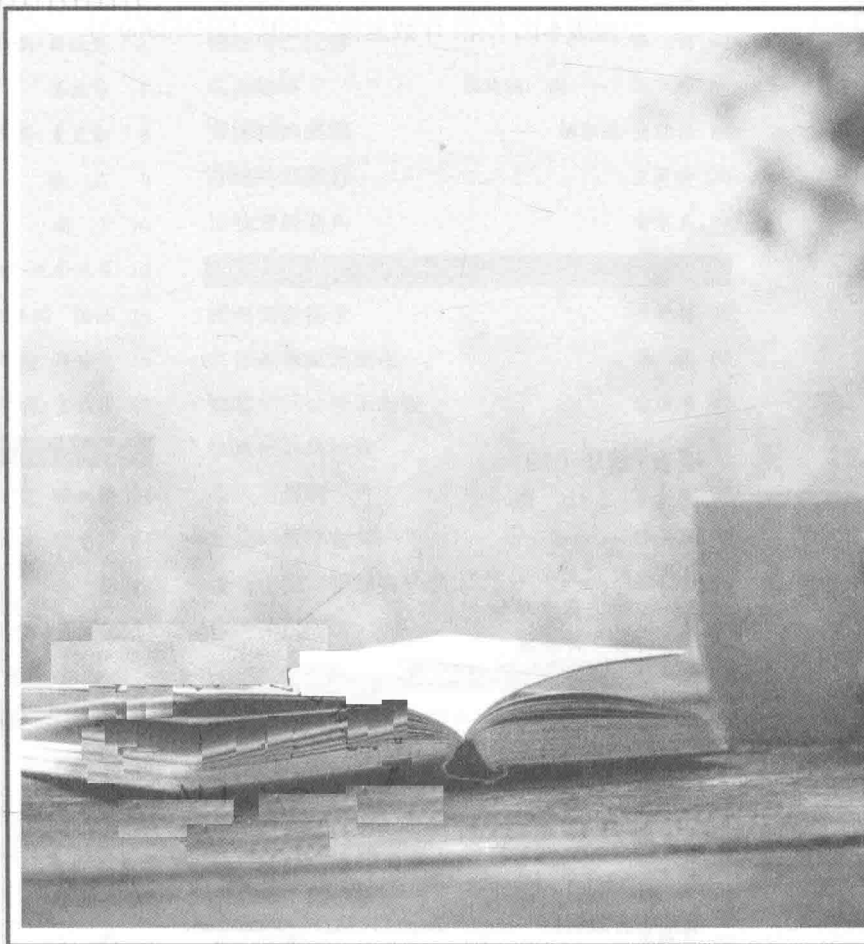


甘肃教育出版社

读者



读者杂志社 编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启迪思想
开阔眼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读者·精华. 19 / 读者杂志社编.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423-3793-1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3900号

读者·精华(19)

读者杂志社 编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秦才郎加
封面设计 许晓晨
版式设计 尚国昌

出版 甘肃教育出版社
社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730030
网址 www.gseph.cn E-mail gseph@duzhe.cn
电话 0931-8773136 (编辑部) 0931-8773056 (发行部)
传真 0931-8773255
淘宝官方旗舰店 <http://shop111038270.taobao.com>

发行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1.5 字数 415千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书号 ISBN 978-7-5423-3793-1 定价 15.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0316-3255787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选自《读者》总 310—325 期】

小 说

- 写在蝴蝶身上的语言 [美]埃米尔·萨利姆 3
喷泉里的两枚硬币 [苏格兰]乔伊斯·斯达克 6
心的高原 姜桂华 7
十二月花开 斯蒂芬·麦克勤 8
白衬衫黑木炭 佚名 9
父亲的金婚 南方 10
废池 [美]约翰·厄普代克 12
“好运” 朱任辉 编译 14
闷罐车里的圣诞节 [美]罗伯特·斯特尔 16
杰里米的复活节彩蛋 [美]艾达·梅·肯派尔 18

散文、诗歌

- 锻造心情 毕淑敏 23
朋友 贾平凹 24
诗三首 李 敖 25
母亲的回忆 米斯特拉尔 26
追忆似水年华 Kevin Cope 28
诗三首 约翰内斯·R·贝歇尔 何其芳 聂鲁达 29
一竿冷 简 媃 30
玉想 张晓风 32
黎明即醒 亨利·戴维·梭罗 35
泪的重量 林 希 36
让幸福和大地相连 罗 素 39

原创精品

- 拥抱青藏线——穿上我最美丽的衣裳 高建群 43
铜钢琴 鲍尔吉·原野 46
看自行车的女人 梁晓声 49
人生的偶然 雪小禅 52
保护好你孩子的天赋(外二篇) 刘燕敏 53

人 物

- 金庸传奇 田方萌 57
黄侃轶事 刘作忠 60

- 奥斯卡尔·王尔德 巴乌斯托夫斯基 62
永远的巴金 邓友梅 64
梅贻琦二三事 李 钊 67
名人轶事 邹扶澜 陈 一 北 野 68
曼德拉的菜园 纳尔逊·曼德拉 69
永远的邓丽君 王开岭 70
比我老的老头 黄永玉 72

杂谈随感

- 把海倒进杯子 吴稼祥 79
劣币如何驱逐良币 李 洵 80
财富如何让快乐永恒 俞敏洪 82
认真极处是执着 林子明 84
猎人与猎狗 栗 莉 87
让规则看守世界 陈全忠 88
没有比信仰更重要的事 橡 子 90
生正逢时 陈鲁民 92

人世间

- 那种温暖戛然而止 春 儿 95
母亲的伤痕 刘 楠 98
昆仑阳台上的女人 王宗仁 102
雪山作证：千万里爱的追寻 李霄凌 104
安全帽上的遗言 吴湘韩 邓 飞 107
良心故事 居维士 108

婚 姻 家 庭

- 爱在左，情在右 杨如雪 113
关于婚姻的话与画 马长山 刘 宏 114
爱父母是我们的福气 解 琳 116
生命的邮件 白岩松 119
今年桂花不飘香 刘若英 120
家庭幸福预报 毕淑敏 122
爱的方式 云 娘 124
爱的另一种方式 陆勇强 125

请这位绅士体面地接受惩罚	念 国 126	关于音乐(漫画)	克劳德·塞贺 40
生活之友		精神不倒	包利民 45
喝下午茶	钟洁铃 129	风水	许石林 48
算计者永不快乐	星 竹 130	在人间播种公平	潘 炫 51
梳理生命之序	毕淑敏 131	乡愁	徐望云 54
永远未完成	周国平 132	淋漓尽致地生活	布克勒·罗丝 61
上帝的答复(外二篇)	刘燕敏 134	记住什么,忘掉什么	林治波 63
修养是人的第二身份	孙盛起 136	“肥皂水”哲学	高艳明 66
简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亚莉珊卓·史达德尔 138	你听说过快乐指数吗	霖 霖 71
把帽子扔过墙去	高景轩 141	职业幽默(漫画)	洛里奥特 76
人生之旅		人与猴	王洪亮 81
本是一颗不幸的黑痣	崔修建 147	余下都是利润	欧阳俊山 83
换个活法	韩美林 148	弯腰的哲学	鲁先圣 86
人生三件私人大事	史铁生 150	坚强和随遇而安	朱德礼 黄淑芳 89
哲学家与艺术家的故事	沙沙沙 152	漫画与幽默	91
维也纳信使	Arnold Geier 153	分配	王玉北 101
可持续的快乐	周国平 155	初恋	布 宁 103
在国外		通往幸福的九个台阶	于 峰 106
享受心安理得	朱晓琳 159	葡萄	王建光 109
美国人的 10 个文化偶像	秋 天 160	短章二则	莫小米 欧·亨利 110
世界年俗一瞥	张宁静 162	从哪一头吃香蕉	叶延滨 118
一个关于诚信的异域故事	刘 勇 163	爱情	三 毛 121
我们不需要天才	祖 鸣 164	偶然的成功	流 沙 123
在犹太人的脑袋里	司马舜 166	孤崖一枝花	林语堂 133
知识天地		宽心谣	赵朴初 135
永远的骑士	吴 鸣 171	捡垃圾者的大拇指	陈大超 137
葡萄酒笔记	陈耀明 174	漫画与幽默	140
西装潮的兴与衰	关 忻 刘晓林 176	小女贼在惦记	钱海燕 142
血型中的科学	刘 英 178	天南地北	144
点 滴		相貌和心灵	周国平 151
诗二首	5	家是一只船	周国平 152
诗二首	11	真正的家	卡罗尔·麦克杜·雷姆 154
穷人的蒲公英	刘燕敏 19	傲慢的“我们”(外二则)	罗 西 156
结(漫画)	季 诺 20	谁是你生命中的“小岛”	谢布南·迪尔凯希 165
忧伤	埃杜阿尔多·卡兰萨 23	图书馆	泰戈尔 167
幸福排行榜	张小娴 27	无题(漫画)	季 诺 168
祈祷生活之根更深	菲利普·加利 31	言论	180
甜咸人生	尤 今 38		



小 说

写在蝴蝶身上的语言

喷泉里的两枚硬币

心的高原

十二月花开

白衬衫黑木炭

父亲的金婚

废池

“好运”

闷罐车里的圣诞节

杰里米的复活节彩蛋





当太阳还在沉睡的时候，坦尼娅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她向窗外看去，发现连星星也沉湎于黑暗之中。“今天，我能够观看日出吗？”她问自己。她知道答案，但害怕告诉自己。她的丈夫迈克仍然舒适地躺在被窝里，她的四个孩子也是如此。但是，即便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她也逃脱不了为他们服务的职责。她必须把她的工作做得无微不至。从熨衣服到擦鞋子，从找相配的袜子到整理上学的书包，从安排早餐到准备快餐盒，这用去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不但不知道感谢，反而以为做完这一切就像挥舞一根魔术棒一样简单。可是由于她自身的弱点，她把这一切当作自己的义务来完成，她就像一根魔术棒。

生活像车轮一样向前奔跑。那个圆从每天早晨开始，到深夜结束，然后，早晨又来了。没有停留，没有休息，甚至没有一点可供插入变化的轻微的弯曲。她甚至从来没有产生过一点从这个圆里跳出来的想法。她已经把自己交给了这个生活的轨道。

经过浴室，她转身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那疲倦的脸庞，气喘吁吁地对自己早就提出的那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从来不能，你只能在夕阳里不停地奔跑。”她摇了摇头，把她思想里的那些叛逆的蝴蝶摇走。她知道她不能加入到它们中间去，因此，她也不想让它们停留在她的周围。

她走进厨房，听到浴室里迈克正用他那慵懒的声音大叫着问他的毛巾哪去了。她的小女儿卡伦开始为不想去上学而哭泣。他们的长女尼科尔正在为丹尼尔头天晚上把她的玩具屋弄得四分五裂而责备他。兰德尔则从他的床上宣称他今天早上不想像每天一样喝牛奶。而在厨房里，糖被用完了，要洗的衣服似乎自己会繁殖。她仍然在寻找那根魔术棒。

她从来都不知道早晨是什么时候奔到中午的，就连时钟都不能告诉她这一点。迈克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仍然在为找不到他的毛巾而尖叫大喊，校车刚好在孩子们在餐桌上表演完绝技之后到达。然而，即使他们全都走了，她也得不到休息，因为他们留下的一大堆工作足够她忙活一整天的了。当门铃响的时候，她正聚集起全身的勇气去洗那些衣服。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到他们家里来了，以至于她连他们家的门铃响的声音都忘记了。她试图去猜来人是谁，可她的头脑里连一个名字也想不起来。她那沮丧的心因这个意外的惊喜而升起一个不确定的希望。她打开门，却发现站在门口的人原来是邮差。

“嗨，大卫！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按门铃的？”话像泡泡一样自己从她的嘴里飞出来。

“从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起。只不过，在我童年的时候，我会按响门铃之后飞快地逃走。”大



写在蝴蝶身上的语言

● [美] 埃米尔·萨利姆

○ 李荷卿 译

卫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邮差。

“可是，你现在不必逃走了。”“是的，除非你签了名，收下你的信，我才会走。”

“我的信！谁会给我寄信？”

“我不知道，是一个名叫L.H.M的人。我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研究生。”



“不要紧，我会签名的。”

坦尼娅收下那封信。从邮戳上可以看出，此信发自本城。她不知道那个L.H.M会是谁。她拆开了信封，也解开了包裹在里面的谜团。信里的字迹闪烁出一个记忆，但这太突然了。她觉得不知所措，以至于不能去开启她的过去。她的心开始像长了蝴蝶的翅膀一样飞速跳动起来。

这并不仅仅是一封写在纸上的普通的信。她能够感应到那些语言鼓着双翼舞过她的心田。它们述说着她那迷失已久的爱情故事。

我的希望之花坦尼娅：

我曾经从你的掌纹里看见我的家，从你那许诺的微笑里看见我的命运，从你的明眸的幽暗里看见我的庇护所。我把你的谎言软语珍藏在我的枕下，把你的香气珍藏在我的呼吸里，把你的芳名珍藏在我的耳膜里。你的脸仍然照亮夜空，你的声音仍然有落雨的韵律，你的头发仍然如轻风般的温柔。

太阳总是在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升起。然后，时间带着你飞进另一个人的世界里。那轮太阳消失了，从那以后，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日出。

生活正在将我耗尽，我正在慢慢地衰老。日子不停地攀登岁月的山峰。月亮把脸隐进云层，黑夜却拒绝把睡眠带上我的枕头。我与有关你的记忆做斗争，结果被击败了。失去你的痛苦像暴风一样咆哮着席卷我那疲惫的心，把它搅成一个深深的漩涡。

生活像车轮一样向前奔跑。那个圆从每天早晨开始，到深夜结束，然后，早晨又来了。没有停留，没有休息，甚至没有一点可供插入变化的轻微的弯曲。

我已经独自经历了10个寒冷的冬天，现在，我想要感受你的脸的温暖。把你眼睛里的阳光带来给我吧。这个星期天，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在河桥上等你，那是白天与黑夜交汇的地方。我的眼睛将会注视着你前来的道路，直到你来。

拉里

信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却让她在门边站了很久，她那随时光日渐消逝的记忆慢慢地流回到她的大脑里来。拉里是她的大学同学。他驻进了她的心里，她梦想着他的眼睛。他们计划在毕业后，等拉里一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们就结婚。可是，拉里的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找到一份工作，而在这段时间内，迈克出现了。迈克是一个文雅、英俊的男人，并且已经拥有一份很好的职业。他向坦尼娅求婚。已经厌倦了等待的她渴望着呼吸新鲜的空气，于是，她就随迈克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拉里在坦尼娅结婚的当天得到了一份最理想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拉里离开了那个国家，坦尼娅则搬到了威斯康星州。

今天，在10年之后，一封信像一双翅膀上带着用彩虹的颜色写下的语言的蝴蝶一样飞进了她的生活。那天是星期三，她希望一下子跳过剩余的3天，直接进入星期天的日落时分。她不知道孩子们是什么时候从学校放学回家的，她也不知道她是如何打发掉那天余下的时间的。日子开始和她一起飞翔。晚上，她会对着月光、星光和微风读那封信。她会告诉它们她的爱情故事：她第一次遇到拉里，她第一次对拉里说的话和她的初吻。她的每一寸记忆重新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新记忆。现在，她想起了每一件事情，以及照射在她的爱情上的每一缕阳光。

星期天，从早晨到晚上的那一段时间非常难熬。时钟像蜗牛一样向前蠕动，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中；风停留在水面上，吹不起半点涟漪；阴影斜铺在地上，慢慢地缩小。她希望时间是一匹前额上长着一尾巴的野马，那样，她就会拉着它的尾巴向前奔跑；她希望时间是一片干树叶，那样，她就会让她的心像暴风一样穿透它；她希望时间是一叶小舟，那样，她就会让它在她那深潭一样的眼睛里航行。可是今天，对她一向像老师一样严厉的时间却变成了一个戏弄她的人。它压根儿不呼吸，只是屏着气嘲弄她。她希望时间像流星一样迅速飞过，而它却一点一点地向前爬。她试图使自己忙于做家务，可她的眼睛不去与她的双手配合，因为它们仍然在看着太阳。而这一整天，太阳也一直在凝视着她。终于，太阳输了这场战斗，开始下沉。它已经从气窗上滑到了窗户上。

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她身上发生的任何变化。迈克必须去见一位客户，正忙着修饰自己，孩子们则都在专心致志地看电视。距离黄昏还有一个小时，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她穿上她最好的衣服，洒上她最喜欢的香水。这样一打扮，她的脸立刻减少了岁月的皱纹，年轻的微笑又回到了她的唇边。

“亲爱的，你要去哪儿？”她的准备引起了迈克的好奇心。

“啊，唔，实际上，我想去买一点东西。”她差点儿回答不出。

“妈妈！我要跟你一起去。”尼科尔大叫着说。此时，她的注意力已经从电视节目上转移到这件事情上来。而其余几个孩子仍然在全神贯注地看电视，甚至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

“是啊，亲爱的，为什么你不带尼科尔一起去呢，她可能会有助于你的。”

虽然，坦尼娅那时候不希望有人陪伴，但她不想把迈克的好奇心转变成疑心，于是，她答应了。

在通往市中心的路上，尼科尔一直在讲她的朋友们所拥有的那些布品玩具，以及自己也想买一个什么样子的玩具的想法。坦尼娅没有用心听，她只是用点头来表示对尼科尔的话的赞同，她也许是不



多么美好的世界

●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我看见树丛翠绿和玫瑰红艳
看见花树为人们绽放
我心中想着
多么美好的世界

我看见天空湛蓝和云朵纯白
一日明媚，夜色道晚安
我心中想着
多么美好的世界

彩虹的几种颜色
挂在天上多么美
映在路人脸上，也如此动人
我看见人们握手
问候健康和心情
他们真心地说：我爱你

我听见婴儿的哭声，看它们
长大

学识渐长，超过我许多
我心中想着
多么美好的世界

(富 尔摘自《万科》)

诗 二 首



米拉波桥

● [法] 阿波里奈

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滚滚地流
我们的爱情一去不回头
哪堪再回首
为了欢乐我们总是吃尽苦头

夜幕降临钟声悠悠

时光已逝唯我独留

我们脸对着脸手拉着手
那永恒的目光
在我们臂膀的桥下
漾着疲惫的涟漪消逝在心头

夜幕降临钟声悠悠
时光已逝唯我独留

爱情如滔滔河水滚滚而去
永远不再回头
岁月是这样的缓慢
希望强烈难羁留

夜幕降临钟声悠悠
时光已逝唯我独留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
岁月滚滚
爱情已休
恰似这塞纳河水一去不回头

夜幕降临钟声悠悠
时光已逝唯我独留

(宁百一摘自《小说月报》)

能够说话。她的心就像一座火山一样轰隆作响，撞击着她的胸腔，似乎也要跳出来看一看那迷失已久的爱。

现在，太阳正匆匆忙忙地往下沉。她担心迟到，因此，把车速稍稍提高一些。

“妈妈！我们不是要去市中心吗？”尼科尔看到她把车转向另一条不同的街道，就这么问道。

“去，亲爱的。不过，在我们去购物之前，我必须去办一件更重要的事，行吗？”她说。

“行。”对尼科尔来说，只要不改变她们的购物计划，那就什么都行。

距离河桥越来越近了，她的头脑也越来越清醒。理智开始战胜激情。“我怎样去做”的问题变成了“我为什么要去做”，她的记忆开始慢慢地消退。现在，她能够看见那座桥了。她在距桥一百码的地方停下车。

“亲爱的！你待在车里，我一会儿就回来。”她在对尼科尔说这话的时候，情绪一丝也不激动。她没有等女儿回答，就机械地走出车外，向那座桥走去。

拉里正背对着她站在桥的拐角处，正看着桥下

那奔流的河水。她向前走了几码远，然后停住了。拉里见她转过脸，岁月似乎已经把他的精力消耗完了，他看起来就像历经数年的时间跋涉了万水千山一样疲倦。他的存在并没有送来一丝新鲜的空气——把覆盖在她心头的那些令人不满的迷雾洗涤掉。他再一次令她失望了。她希望找到一丝希望，而他使她的希望破灭了。她向停在身后的汽车里的女儿看去。“我现在有太多的东西不能失去，我不想失去我的那10年的生活。”她做出了决定，然后转身往回走。拉里跟在她的身后向她跑去，可她已经走到她的汽车旁。拉里喊她的声音里充满着一种热情的哭音：“坦尼娅！”她打开车门，坐了进去。拉里突然停住脚步，眼睛里带着惊异的表情。坦尼娅掉转了车头。

“你是我的希望，坦尼娅！”拉里低语着。她的脚踩在油门上，拉里看见她进入了夕阳里。

“他是谁，妈妈？”尼科尔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与我们无关，亲爱的。”坦尼娅在夕阳里继续前行。

(杨志勇摘自《青岛日报》，李晓林图)



我的堂妹安德里亚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就一直怀有伟大的梦想！当我们谈论着长大后想成为老师或者秘书的时候，安德里亚就梦想着成为一名电影明星了；而当我们梦想着去地中海度假的时候，安德里亚梦想的则是距离苏格兰更为遥远的加勒比海！

长大后，她并不是我们之中最漂亮的一个，但她却有最多的男朋友。她的身材稍微有点儿胖，个子也不是很高。但安德里亚从体格到精神都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年轻的男孩们似乎觉得那更有吸引力。

有一次，我俩和我们的男朋友在一起约会，我看到她没有一点儿自我怀疑或者忸怩，这使我对她感到非常惊异。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说出她心中的真实感觉。她使得一切都变得那么轻松自然，好像你正在与她分享她的某个秘密。

○艾
草译

●〔苏格兰〕乔伊斯·斯达克

喷泉里的两枚硬币



当她走进房间，宣布“我要去罗马当保姆了”的时候，我们一点儿都没有感到吃惊。我们知道安德里亚早就深爱罗马，总是说那里才是她想要生活的地方。

她公然告诉我们：“我深信我将会遇到一位英俊的意大利王子，我们将会疯狂地相爱！”

虽然对她的话持嘲笑态度，但我们对她的离去仍感到悲伤。她是那种能够在她的周围洒满阳光的人，一旦她离去，一切都变得沉闷乏味。

安德里亚到罗马后，在一户人家里当保姆。他们给她一个小房间，她已经学会说一些生活中必须用到的意大利语。安德里亚经常带她看护的那个孩子外出，他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特雷维喷泉。“任何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它的人，”她在寄给我们的信中写道，“都会认为它只不过是广场里的一个小小的喷泉。但实际上，它很大，就像是一个水造的巨大纪念碑，美丽惊人。”

她告诉我们，往喷泉里扔一枚硬币是为了重返罗马，而扔两枚硬币则是为了找到真爱。“我已在那里花去一大笔钱了。我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都会朝里面扔两枚硬币。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会起作用的！”我们嘲笑那封信：还是那个安德里亚，还在继续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在一个美丽的、充满阳光的罗马的早晨，安德里亚很早就带着那个孩子出门了。他们来到特雷维喷泉，走下台阶，她把她的两枚硬币投进了喷泉。

她向上瞥了一眼，看见两个英俊的年轻人正在注视着她。两人之中身材稍高的那个人问她：“看来你非常希望回来，否则你干吗要扔进两枚硬币？”

安德里亚看了看那个漂亮的年轻人，他的头发虽然是浅褐色的，但脸却是典型的意大利人的脸。“一枚硬币是为了返回罗马，两枚硬币则是为了找到真爱！”



那两个年轻人都微笑着走到她的面前，刚刚跟她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做了自我介绍，他叫马塞罗。他一边继续研究着她的微笑，一边问道：“你想在这里，在你的度假期间找到真爱？”

“我住在罗马。我喜欢罗马，我一直梦想着与这里的某个人坠入爱河。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她对着他微笑，他也一直在对她微笑。后来，他们4个人一起喝了咖啡。

不管他们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中说了什么，他似乎真的被她迷住了，他问她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出去。

第二天晚上，安德里亚与马塞罗约会，她问到他的职业。原来，他是罗马足球队的职业球员。他不仅踢足球，还是足球明星。安德里亚的马塞罗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因为他也为国家足球队踢球，所以被意大利的许多年轻人疯狂崇拜。

当安德里亚写信告诉我们有

关他的事情并且寄来照片时，我们全都承认他非常英俊非常潇洒。我的妹妹贝莎说她读过他的事情，并且说他通常和一些高高的、长腿的金发模特儿或类似模特儿的人在一起。这使我们想知道他是如何看待某个像我们一样平凡的人的。安德里亚从来没有过其他想法。她已经疯狂地迷恋上他，并且全身心地希望他也会同样地迷恋她！

令人惊异的是，他确实疯狂地迷恋着她。她写信告诉我们，她几乎每天都与他见面，并且已经见过他的家人了；他在环绕罗马的群山上有一幢美丽的别墅；他希望她辞去工作，与他一起住到他的别墅里去。终于，我们乘飞机去罗马拜访她。我们躺在他的那个大型游泳池的边上，四周青山环绕，远处罗马的建筑物的尖顶隐隐可见。

她冲着我们展露笑颜。我问她：“马塞罗就是你一直梦想的意大利王子？”“是的。而且，

他向我求婚了！”

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用了5分钟的时间才意识到他不仅仅只是爱着安德里亚，他还崇拜着她。每一次他的目光落到她身上的时候，他都会微笑。“没有一个人像她，”他告诉我们，“她是如此活泼，就像一瓶香槟酒，芳香四溢。她就像是在进行奇异的飞行，我正跟在她的身后奔跑。我试图找到一双翅膀，以便与她一起飞翔。我非常爱她。”

现在，他们已经结婚15年并且有了3个孩子。她已经看到了大半这个世界，就像她一直坚信的那样。

一天，当我对她说到她的所有梦想正在变成现实的时候，她大笑着说：“你必须坚定信心去实现梦想，就像你在每一次经过喷泉的时候往里扔进两枚硬币一样，要相信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真的！”

（海青摘自《青年参考》，李晓林图）

一天，我去朋友家玩，认识了一名来自西藏的小姑娘，名叫格央。

格央皮肤很白，似乎完全没有紫外线照射的影子，高高的额头，长长的辫子。格央会讲汉语，但是她却很少说话，神情安静而又腼腆，然而又有一种极晶莹透明的东西在眉宇间闪耀。

我一下子被她吸引住了，不停地向她问这问那，她只是简短地回答着，常常沉默地微笑。

到了后来，我的话题也山穷水尽，可是我又不甘心就此罢休，便开始夸她的服饰。在我不厌其烦的赞美声中，格央脸红地坐了很久，然后一声不响地钻进了里间。过了一会儿，她又换了身衣服走出来。

“这一身也很美。”我以为格央是穿给我看的，便情不自禁地说道。

心的高原

●姜桂华

“我就带了这两身衣服来，”格央说着把她刚换下来的那身衣服递给我，“所以，我只能送你一套。”

我呆住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许久，我嗫嚅地说。

“可是，你不是喜欢吗？”

“是的。”

“你不想要吗？”

“……想要……可是……”

我艰难地解释着，小心翼翼地找着借口，以免伤害她，“可是我的身材穿不上。”

“只有能穿的衣服你才肯要吗？”

在那雪一样的目光里，我无话可说。我是多么的虚伪，明明喜欢却不好意思要——因为怕欠

她的人情。我又是多么的市俗，只有能穿的衣服才想收下——因为怕欠她的人情。

我把那套衣服接了下来。

“谢谢你。”格央先说。

“为什么？”我问。无论如何，该致谢的都应是我。

“你真心收下了我的礼物，我就会安心收下你的赞美。”她说。

我又一次陷入了失语之境。我知道，和不染纤尘的格央相比，我的赞美太庸俗也太浅薄了。

至今，我仍然珍藏着这套不能穿的藏服。每当我看到这身衣服，就会想起那阳光灿烂的高原，格央就来自那个地方。也许，正因为她来自那个地方，她才会有那样一颗洁净的不受一丝污染的心。

那是高原的心，也是心的高原。

（程远海摘）



十二月花开

● 斯蒂芬·麦克勤

○ 田祥玉 译

多年前，我曾是华盛顿一家著名报社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个传记作家。那是一种非常充实、处处充满奇妙机遇的生活。它能带给我不菲的薪金，更重要的是，我还可以频繁地遭遇惊心动魄的爱情。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华盛顿。老实说，我是选择了一个忏悔和弥补的机会，来成全一段差点被我扼杀的恋情。

那年十月的一个深夜，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强烈要求我去采访他，他说有一个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正等着我。通常，我对这种主动找上门来的采访要求是不屑一顾的，况且，我一直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爱情。但电话里传出的

声音异常的诚恳迫切，也许真是个离奇曲折的爱情故事将从我笔下诞生呢，这样想着，我就开车前往目的地。

这是一个布局雅致的房间，打电话的男人大约30岁，满脸杂乱浓密的络腮胡子，一双锐利的眼睛略显疲惫，我看见地上还倒着一大堆啤酒罐。

他叫里奇，是华盛顿小有名气的意象派画家。“敦克尔，”他叫着我的名字说，“我像欣赏自己的天资一样欣赏你的才华和睿智，我希望这段已经被我弄丢了的爱情能够在你的笔下永恒，这也是曾经让我拥有过无限灵感的東西。”我微微一怔：这是个并不多见的专情而自负的艺术家呢。我预感到这次我也许来对了。

里奇告诉我们相爱了整整八年。他是在一次郊外写生中认识那个女孩的。那天，一身素白的女孩带给里奇无比的灵感，他们……后来相爱了。女孩就好像是里奇艺术灵感的源泉，他们一起创作了无数完美的作品，度过了很多愉快浪漫的时光……然而，三个月前，女孩却为了一个所谓的才貌俱佳的作家背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无助、悲伤一起向他袭来。更打击他的是，仅仅一个月，女孩就被那作家无情抛弃。女孩离开作家后，打电话给里奇请求原谅，里奇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有一种强烈受伤的感觉。他还爱她，但无法接受女孩再回到他身边。

等他平静下来，他发现自己生命中不能没有这个女孩。他想找到她，与她重新开始。可是，他找遍了整个华盛顿，再也没有找回心爱的姑娘……

我的心慢慢地收紧，我问里奇：“你的女友一定很漂亮，有着天使般的名字吧？”里奇的眼中散发出无限柔情，他告诉我：“她叫莎莲娜，眉心间有颗小小的红痔。”莎莲娜，眉心间有颗小小红痔的莎莲娜？天，我是如此熟悉！因为，因为我就是那个所谓的才貌俱佳的作家啊。许多女孩子都只知道我的笔名威廉，其实，敦克尔才是我的真名。上天竟然如此惩罚我，它居然找到这么绝妙的方式，让我驱车数里来听有关莎莲娜的故事！

是的，四个月前我在华盛顿图书馆认识了莎莲娜。那天，一身素白的她捧着我刚出的集子《爱如止水》。当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认出了我，她捂住嘴激动地问：“是你吗，威廉？”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莎莲娜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我们开始约会，再后来莎莲娜来到我身边。我从未过问莎莲娜的经历，我觉得没有必要，我欣赏的是劳伦斯式的不过往和未来的爱，我习惯居无定所的生活和随遇而安的恋情。所以当莎莲娜发现我不爱她而离开我时，我一如既往地微笑，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直以来，我对自己不断追求喜欢的女孩不以为然，她们能够带给我快乐，激发我的创造灵感，



开阔我的写作思路，彼此因为爱而相聚，又因为不爱而离开。我认为这是两厢情愿理所当然的事儿。可在这个才华逼人、悲痛欲绝的画家面前，我突然发觉自己原来是那么的猥琐不堪。

里奇还在痛苦地唠叨，而我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我安慰里奇，我一定会帮他找到莎莲娜，帮他们重新开始。而且，我还说，我要将可耻的威廉赶出华盛顿。里奇狐疑地看着我。我向他发誓我真的会做到。我起身告辞的时候，里奇将一个小小的花钵送给我说：“这是莎莲娜从一个山谷挖来的一种草，名叫十二月花。《花起源》里说它十年开一次，而且只为最纯真的爱情开放，它绝对不会为我一个人盛开。感谢你的善良，相信它会为你开放。”我不知所措地捧着花钵，仓皇地逃离。

接着我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寻找莎莲娜的下落。当然，在这之中我隐去了记者和作家的身份。我别无选择，人性和道义一直谴责着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找到莎莲娜当作生活的目标，这也让我的生活突然充满了纯净的色彩和庄严的责任。

半年后，我的一位好友在底特律的一个名叫“十二月花”的画室发现了莎莲娜，是画室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朋友。他问莎莲娜为什么给画室取这样古怪的名字，莎莲娜说：“全华盛顿恐怕只有我拥有一株十二月花了，只为爱情盛开一次的是它啊，可是我却永远地失去了它！”朋友带来的消息真让我心酸，但也给了我最大的安慰，毕竟，莎莲娜并没有因为我的不羁和里奇的冷漠而堕落。我不经意地低下头，竟然发现十二月花开了！浅紫色的小花朵那么平凡，但在我眼里，它就是冬天最和煦的阳光！

我把那个小花钵还给里奇，告诉他莎莲娜已经找到了。这个骄傲的画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得快发疯。他一个劲地跟我道谢，一个劲要我和他一起去接他心爱的女孩。我告诉他：永远不要把我的参与告诉莎莲娜。因为这是缘于记者的天职。

回到家，我用了几乎整整一夜，流着泪，记录下了这个我自始至终都在参演的，但只属于另外两个人的爱情。在文章中我这样写道：“属于华盛顿的爱情，透着淡淡的持久的水一样的芬芳，一如莎莲娜的那株浅紫色的十二月花，恬淡中的高贵，晦暗中的旷达，清高中长久的隐忍，而且只为爱情盛开一回。”

多年后，我在纽约一家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取名《十二月花》的画册，作者叫莎莲娜。我的心跳突然紧张地加快。在画册的扉页上有这样的代序：“感谢你，十年前让我回到里奇身边的朋友，感谢你为我们浇灌的那株十二月花，从那时起，它就年年盛开……”

（张有军摘自《爱情·婚姻·家庭》，李晓林图）

黑白 木炭 衬衫

● 佚名



8岁的帕科放学以后气冲冲地回到家里，进门以后使劲地跺脚。他的父亲正在院子里干活，看到帕科生气的样子，就把他叫了过来，想和他聊聊。

帕科不情愿地走到父亲身边，气呼呼地说：“爸爸，我现在非常生气。华金以后再想再得意了。”

帕科的父亲一面干活，一面静静地听儿子诉说。帕科说：“华金让我在朋友面前丢脸，我现在特别希望他遇上几件倒霉的事情。”

他父亲走到墙角，找到一袋木炭，对帕科说：“儿子，你把前面挂在绳子上的那件白衬衫当作华金，把这个塑料袋里的木炭当作你想象中的倒霉事情。你用木炭去砸白衬衫，每砸中一块，就象征着华金遇到一件倒霉的事情。我们看看你把木炭砸完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

帕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他拿起木炭就往衬衫上砸去。可是衬衫挂在比较远的绳子上，他把木炭扔完了，也没有几块扔到衬衫上。

父亲问帕科：“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他说：“累死我了，但我很开心，因为我扔中了好几块木炭，白衬衫上有几个黑印子了。”

父亲看到儿子没有明白他的用意，于是便让帕科去照照镜子。帕科在一面大镜子里看到自己满身都是黑炭，从脸上只能看到牙齿是白的。

父亲这时说道：“你看，白衬衫并没有变得特别脏，而你自己却成了一个‘黑人’。你想在别人身上发生很多倒霉事情，结果最倒霉的事却落到自己身上了。有时候，我们的坏念头虽然在别人身上兑现了一部分，别人倒霉了，但是它们也同样在我们身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污迹。”

（李仁利摘自《参考消息》）



父亲的 金婚

● 南方



11月17日那天，父亲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

父亲老了以后老是做同样的梦：他总是梦见自己重新变得年轻了。在梦中，年轻的他有时候在跑，有时候在游泳，有时候在做着他做了一辈子的事情——磨豆腐……

这一天，父亲梦见下雨了，他站在屋檐下看雨从瓦上滴下来——滴答、滴答……一滴、两滴，滴到第三滴的时候，父亲醒了。他听见屋外真的下了雨，雨在窗外滴着，就像梦中一样：滴答、滴答……已经是深秋了，这场雨过后就是冬天了……

父亲轻轻地揭开被子，披上外衣。母亲蜷着身子睡在床里面，她的身子看起来是那样娇小。母亲本来是个小个子，她越来越老，个子也越来越小了，70岁的母亲睡在床上，看起来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父亲不敢惊动睡在床里面的母亲。父亲磨了一辈子的豆腐，每天早起已成了习惯，但母亲却是最不愿早起的，早上的睡眠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清晨听见母亲斥责父亲的声音，那是因为父亲早起磨豆腐打扰了她幸福的睡眠。但父亲从无怨言，他倒是默默地养成了蹑手蹑脚的习惯。他每天早上的工作再不止是磨豆腐了，他有另一项神圣的责任——维护母亲幸福的睡

眠。在磨豆腐的间隙，他常常会忍不住去看看熟睡中的母亲。母亲的睡眠是那样香甜，这香甜的睡眠是父亲的骄傲！蜷在床角的母亲是那样娇小，让父亲心中盈满了怜爱。

父亲来到卧室隔壁的豆腐房里。豆腐房很大，只有一个小窗，所以显得很暗，而且很温暖。黄豆用一个小木盆泡着，放在那个宽大的灶台上。那个大灶台已好久不用了，但那个大灶台曾经是这个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成了我们家的一名成员，就像是父亲的一个兄弟。父亲把发黑的灶台擦拭得锃亮，把泡好的豆子端到小磨子上去磨。

小磨子欢快地转动，黄豆的乳汁流了出来，父亲看着陶醉了。他想起母亲年轻时的样子，那时母亲的皮肤就像这豆汁一样鲜嫩。

父亲转动小手磨，就像转动着一部手动放映机，我们一家的生活情景就在他的这部手动放映机里放映。谁能想象得到，母亲那么娇小的一个女人，给他生了八个孩子！五个男孩，都像他一样，那样高大、健壮！三个女儿，都像她一样，漂亮、娇小得让人怜爱！

我们小时候，父亲常给我们讲那个渔夫的故事：渔夫去打鱼，没打着鱼，打着一只海螺。以后每天渔夫打鱼回家，都发现家里被人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还有香喷喷的饭菜在等着他。有一天，他



爱在身旁

● [德]歌德

当晨曦染红了大海时，
我想起了你；
当月夜穿透了流泉时，
我又想起了你。

每当遥远的路上，扬起来沙
尘时，

我看到了你；
深沉的夜里，流浪者在歧路
上忧虑时，
我也看到了你。

浪起来了，在深沉的涛声
里，
我听到了你；
万籁俱寂，在我常去倾听大
自然的幽林中，
我也听到了你。

我就在你身旁，尽管你似乎
在那遥远之处。



诗二首

你离我是这样的近！
太阳落山了，一会儿群星就
会向我闪烁。
噢，你要是也在那儿，该多
好啊！

茵纳斯弗利岛

● [爱尔兰]叶芝

○袁可嘉 译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
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
墙；支起九行芸豆架，一排蜜蜂
巢，独个儿住着，树荫下听蜂群
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
降，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
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
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
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
到那水声日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
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
响。

(马晓青摘自东方出版社《朝圣
者的灵魂》一书)

假装去打鱼，藏在门后，他看到那只海螺变成了一位仙女，他一把抱住那位仙女，再也不让她回去了，然后他们就结婚了……长大后，我们都笑父亲，原来他在讲他自己呀，原来他把母亲当成海螺仙女啦。

是呀，父亲把母亲当成仙女了。可他舍不得让她为自己做饭，他一个人里里外外地忙着。天不亮蹑手蹑脚起床磨豆腐，他想到母亲睡得那么香甜，就想放下手中的小磨去看看她的样子；他敲开河里的冰凌洗我们的尿布，想起我们像一群小猪睡在母亲的周围，他要咧嘴笑上好几回；他用一床大被子，把我们和母亲裹在一起，端来豆浆喂我们，母亲责怪豆浆太烫，母亲的责怪像是一种奖赏，让他开心地笑了……

我们慢慢长大了。在我们的印象中，母亲是严厉的。母亲要我们好好读书，长大了到外面的世界去生活。我们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我们都长大了，离开了父母身边，我们都很忙碌，有时候还忘记了他们。母亲有时候对父亲说：“你说小八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会不会想我呀？”每当这时候，父亲总是不知怎么回答，他搓着手说：“娃们都在外面干大事呢，哪能天天想你呢。”母亲的孤寂越来越深，她的脾气也越来越坏。父亲说：“要不不你到娃们那

儿去转转？”母亲说：“我想娃们，可我离不开你呀！”

父亲想到一个好办法：他买回来八只小猪，为它们起了我们的名字。母亲乐坏啦！她用我们的名字叫着那几头猪，给它们喂豆腐吃，为它们洗澡，晚上让它们睡在自己的床前……可到了年底，小猪们都长大了，这可让父母亲愁坏了。怎么办呢？犹豫了好多天，最后父亲决定把它们都卖掉。为这事母亲把父亲骂了好几天，她说父亲没有良心，把自己的儿女卖了！几头猪不在了，从来没流过泪的父亲也在床上偷偷流了几次泪，把枕头打湿了好几回……

想到那几头猪的时候，父亲把豆浆磨好了。他把豆浆放进锅里熬的时候，又心平气和了。是呀，猪卖了，可他的儿女还在呢！他和他的老伴还在一起呢！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他赶紧熬好豆浆，端到母亲的床前。

“仙儿，”他喊，“仙儿，该起床喝豆浆了。”

母亲没有动。

“仙儿。”他用手去推，“仙儿！仙儿！！仙儿!!!”他不敢相信，他感到他的眼泪像是喷射似的涌了出来：母亲的身子已经冷了……

父亲不知道，那天是他们的金婚。

(陈新居摘自《同学月刊》，李晓林图)



废池

○沈小平 译
●〔美〕约翰·厄普代克



婚姻和化合物一样，凝聚力一消失就会解体。钢琴没人弹，长耳狗没人会管。几书架的书突然成了过时的沉重负担，也不太可能再有人问津了；实际上，很难记起是谁最先读过。阁楼上那些旧滑雪板呢？还有地下室里待修的玩具房呢？钢琴走了调；狗儿发了疯。尽管这个夏天，天天骄阳似火，康涅狄格州已经宣布发生旱灾，但游泳池里却不见特德两口子的踪影，他们离婚了。

游泳池建成刚两年，是在地上精心挖了个坑，铺上塑料衬垫建造的，不太结实但却时尚。建池时，特德夫妇的侧院看上去就像地狱；有台推土机陷进了泥里，不得不由另一台去把它拖出来。可到仲夏时，新草吐出了嫩芽，环池的石板也都铺就，池底的蓝色塑料将池水映得湛蓝，人们不得不承认特德夫妇有两下子。他俩总是比朋友们先行一步。他是个身材高大、梳着背头的男子，胳膊很长，鼻子被橄榄球砸得有点扁，脸上血色太多总像是在生气；她则身材匀称，头发金黄，蓝色的眼睛稍显冷淡，嘴唇老是似张似抿，仿佛想问什么尴尬或古怪的问题。

他们的生活和婚姻似乎从没有那两个夏天那样幸福和美满。游泳使他们晒黑了，皮肤也更加柔嫩和光滑。特德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泳，然后才穿衣洗漱去赶火车；琳达则是成天和浑身湿漉漉的家庭主妇及孩子们混在一起，特德下班回来总能见到池边正在举行鸡尾酒会。两口子要等到朋友们终于离去，夜半在池中裸泳尽兴后，才会上床睡觉结束一天的生活。多么销魂啊！黑暗中，池水像牛奶般温柔，游泳的人似乎变成了巨人，漫不经心地轻轻一划，就能从池子的这边

滑到那边去。

第二年5月，池中还与往年一样注满了水，放学后的孩子们在妈妈带领下也和往常一样聚集在池边，可是琳达却一反常态，没有出来。只听见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却不见她像其他夏日那样托着装满馋人的冰淇淋、酒和给孩子们吃的咸麦饼与柠檬水的托盘出现在人前。周末，朋友们拿着毛巾来到他们家时都觉得不大自在。尽管琳达瘦了些看上去颇标致，特德还是那么胖胖乎乎、和和气气，但从他们身上还是能闻到两口子闹矛盾时的那种微弱绵延、要出问题的气息。

假期过完后，琳达带着孩子回了俄亥俄的娘家。特德在城里过夜，游泳池便无人照管了。虽然水泵还在丁香丛中轰鸣着将水通过过滤器注进池里，但天蓝色的池水仍一天天变得浑浊。平静的水面上点缀着马蝇和黄蜂的尸体。一只带斑纹的塑料球漂到了靠近跳板的角落，在那里停了下来。沿池的石板间钻出了野草。池边玻璃台面的桌子上散落地摆着一个不能用了的“OFF!”喷雾罐和一只掉进了一片枯萎薄荷叶的杜松酒杯。游泳池看上去显得荒凉而充满鬼气，像个丛林深处的死水潭，似乎因有恶臭而自惭形秽。连邮递员在将过期通知和黄色书刊往邮箱里塞时，也有意把目光从侧院移到了别处。

6月的某些个周末，特德从城里溜了回来。驱车上教堂的人看见他正表情沮丧地朝池子里撒药。他看上去苍白而消瘦。他教左边的邻居罗斯科·蔡斯如何启动水泵，如何换过过滤器和每星期该加进多少氯化物及铝化物。他解释说，自己不可能每个周末都回来——似乎他过去多年每天都要从纽约打个来回的这段路突然变得险峻异常、难以逾越了。他隐约透露，琳达已经离开阿克伦的娘家去明尼阿波利斯探望她的妹妹了。